

院長的話

觀北地晨曦，南天彩霞

— 走在中國純樸百姓中

■ 梁燕城

遠看古都、愴然涕下

我 11 月 3 日抵北京，三年未回國，在空中看到北京邊上的燕山，山勢雄偉，再睹祖國大地之寬博，撫今追昔，不禁愴然涕下。

感念近期美歐列強在全球圍迫中國，世界上是陰謀處處，顛倒是非，危機四伏。這三年我在美、加電台全力揭露各種國際陰謀和謊言，守住中華民族尊嚴，用理性和數據力抗仇中群狼圍攻，一步不退。結果大受海外華人歡迎，在溫哥華及三藩市電台，兩國各有十多萬聽眾粉絲，這段日子很艱巨但又很喜樂。

今次在爆疫期來中國，在百姓中共同經歷時代的憂患。30 年前，我選擇回國貢獻，來回於大學和農村，經歷時代發展的艱苦。然而病疫發生近三年，不能回國看望助學的孩子，及與各方學術朋友會面，心中記掛，故一旦知道香港已不再隔離，即盡快回國探望，不料，卻走進了病疫爆發之中，再次和人民同甘共苦。

到中國北京隔離十天，出來後即在黃昏和太太到王府井走一走，秋風清寒，吃了一籠非常美味的包子，不料第二天核酸碼彈窗，不能入任何地方，原來是到過高危區，要三天連續測試，我即天天去測試，到小區和拖着孩子的百姓們一起排隊，在小街道中，觀賞秋風黃葉飄零，很享受和純樸的人民在一起。



北京的檢疫措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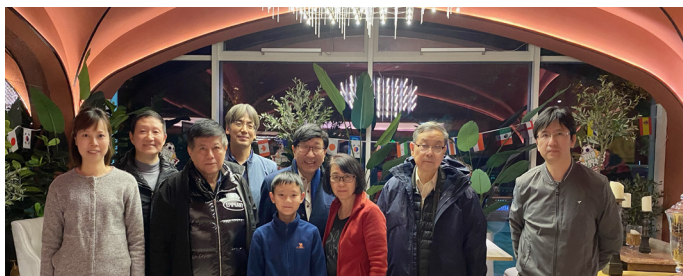


在小區排隊做檢測



梁院長和太太攝於北京郊外隔離酒店街邊

與北大項目學者見面交流
左2：韓忠藝、張志剛、尹景旺
右1：唐曉峰、卓新平



與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游斌、韓忠藝交流



單純與梁院長進行了交流對話
文章將刊登《文化中國》



探訪羊滌生清華退休教授



到訪燕京神學院與陳馴牧師(右2) 見面交流

日出北京

住在大學區中關村，11月13日一早起來，在酒店高層，望北京東方一片曙色，日出在城市高樓大廈之間，一切是如此平靜。忽有無限感懷，近三年病疫，香港暴亂到世界風雲色變，然而中國仍是沉穩莊敬地發展。年青時在香港，自己讀近代史，知中國人百多年被欺凌屠戮，悲泣不止。18歲在《抗戰畫史》一書上，用毛筆寫下志向：「不忘民族災難，當盡心盡力報國，為中國文化奮鬥，誓終身不怠。」如今看自己的書法水平甚低，但卻隱藏19歲年青人內心的極大激情，願意100%獻身為中國，重建中華民族文化，至今70歲，一生未違背這抉擇。其後跟從唐君毅、牟宗三、成中英等大師學習中國的優秀文化。

15歲開始自我靜修工夫，21歲時領悟人性的惻隱仁愛與天同體，知宇宙是以慈悲仁愛為本體，一晚在陽台觀星空，尋求天人感通，逆覺回歸本真，以誠信心開放向最高真理，即感通到宇宙親情大愛流入，一刻間淨化罪惡，內在復活重生。稍後在清晨，決志向上天慈悲仁愛之道奉獻一生，即時經歷大喜大捨大清淨。其後流浪印度，到尼泊爾望雪山沉思空愛圓融之道，回到印度後，在靜夜乘公車到新德里，車中無燈，一片漆黑，靜心自省進入內在極深處，尋索真我，在至微之點即通無限，體會親情本體是一片澄淨靈光，是博厚悠遠，不可言傳的純潔，是無限的仁愛親情。

於是一生立志以天為父、以民族文化為母、以聖人為師，人生要繼往聖絕學，以仁待萬民，以美善滋潤萬物。上天賦與使命仍是要100%獻身中國。始知自青年以來的激情志向，原是來自上天的感召。以後一生追求100%愛天父，100%愛中國，100%愛人類，也100%愛父母妻兒。不求富貴名利、不向威武屈服。

1993年放下當時百多萬港幣年薪的工作機會，回到剛改革開放的中國，參與祖國在艱難困苦中的發展。在大學中講學，重建仁愛和道德，籌款推動廉政文化，與復旦大學的智庫團隊合作，研究反腐敗之方法，這團隊是王滬寧教授所領導，但他已赴中央出謀獻策，其上海團隊則全力推動改革。在中國交往多了，我因見城市農民工的艱辛，入山區農村見留守兒童之孤苦，遂呼籲海外華人建團隊，到中國農村關愛貧困兒童，支持教育二十多年。

那年代，中國真是貧窮落後，體制不健全。我們回國時告訴同胞，不要自卑，不要放棄，我們一批微小的海外華人，以無條件的愛回來，和你們一同奮鬥。我們團隊選擇與祖國同胞，同甘共苦，深信中華民族精神，必能重建一富足、公平、和諧、有仁愛和寬恕的強大民族。由93年至今2023年，已30年矣。親見中華民族在泥濘中爬起來，生活開始富足，且不屈於霸權威迫，走自己現代化共富之路。我親身參與這民族文化尊嚴重建的過程，深感喜樂欣慰。



在廣州與學者交流



梁院長到廣州暨南大學講學



廣州日落



與暨南大學學者學術交流

廣州的彩霞

——中國病疫再爆發中的反思

在北京見了老友卓新平、張志剛、單純、羊滌生、游斌、唐曉峰和韓思藝等，也向政府反映未來發展的意見，和各方接觸都很順利。11月23日從北京飛廣州，應廣東科技局「海外名師」項目邀請，到暨南大學交流。在暨南大學有很多新發展，充滿朝氣，文學院長程國賦，是學問高超又有遠大眼光的學者，哲學所長高華平中國哲學造詣甚紮實，人很沉實而開明，從前學生謝伊霖已成年青教授，由他安排與多位暨大年青學者對話，個個學問廣博，思想深刻，大家努力共建這南方新成立的哲學陣營。這期間也參觀廣州以外大灣區的發展，真是欣欣向榮，充滿機遇。

到廣州時疫情爆發，但沒有封城，只封有疫症的小區，城中餐館禁堂食，但一般人民都可自由出入居所。我住在中山紀念堂旁邊，房間可遠眺孫先生銅像。初時廣州陰雨，到28日才放晴，黃昏見一片彩霞，在祖國南方綠樹勃鬱及高樓交錯的世界，面對巍峨古雅的紀念館，及後面綠樹林蔭的越秀山公園，訴說着華南的歷史，別有一番美景。每天都到廣州小區測試，欣賞南方巨大的綠榕樹，及那些純樸人民，也探望長輩，與多年未見的親戚團聚。

此時收到海外西方媒體說廣州及一些城市大亂。但在廣州城內，根本什麼亂象都無。查證一下，才知西方又在造假。原來廣州市民告知，河南面海珠區有些城中村，住了很多農民工，及無暫居証的黑工，封區時有些鼓噪。香港方面消息，有些是香港曾暴動的份子去廣州，用港式廣東話罵警察，西方記者早已在場，拍攝和發放視頻，但見其用廣東話的口號和香港暴動類似，衝撞方式也一樣，示威者不識廣州地理，錯去了海珠區以外的海珠廣場（越秀區），想引起事端，成為本地人的笑話，說他們不是廣州人的表達方式。

12月中國宣佈病疫解封，廣州人興高采烈，我和年青教授們一起到珠江的沙面，在廣式茶樓飲茶吃點心，暢談中國文化與家國前途，又和所有親戚聚會晚飯，文革後梁家叔輩親人原都生活清苦，然而改革使我這代堂兄弟姊妹們全部生活改善達到富足，其下一代全都安定發展，有幾個也出國留學了。這小家族的縮影代表了中國改革後的豐足成果。

12月5日出深圳，和朋友商談中港前途，見深圳是一活力新城市。6日回香港，一個多月故國重遊，感念中國民族文化仍是氣勢向上，國家在病疫後仍是勇邁前進，西方打壓未動搖祖國分毫，十分安心。我亦發奮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。